

思考 害 的政治及国 滋病毒的努力

幕演 -国 害 研 会(害 2009)

曼谷 (Bangkok) , 泰国 (Thailand)

克雷格 麦克 尔(Craig McClure)

国 滋病 会(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行董事

4 月 23 日 2009 年

直到 3pm (曼谷) 2009 年 4 月 23 日

圭迪甲, 早安!

各位敬 的, 有同情心的, 及不屈不 的 害 提倡者。

首先, 我想感 主 当局, 特 是格里 斯廷森教授(Professor Gerry Stimson), 我能借此
机会提出一些 于 害 的政策以及全球 滋病毒的反 的想法。

在五年前的 一个星期, 我登上了国 滋病 会 行主任 一个 位。那 正好是在曼
谷 行的国 滋病大会的前三个月, 而国 滋病 会正要搬 到日内瓦并重整其
作、全体 及未来的策略。不用 , 事情 是有点混乱, 相信我, 尽管我从事与
滋病毒相 的工作有近 15 年的 , 当 我仍然被 坏了。

7 月 11 日当天, 南 第一次 的会 正式在曼谷 幕。那 登 的人数有将近三万
人, 幸好当 洲禽流感疫情得以受控制, 以至会 没有被取消, 我才安心的舒了一口
气。

我相信格里(Gerry)可以在一个星期会的会里体会得到我那时候的心情。尽管禽流感疫情得到控制，但打泰国毒品使用者的却没有得到控制。据估计，当时的首相他信(Thaksin)为了使泰国脱毒品，于是害了数千位人民。死者大部分是一般毒品使用者和小型毒品商，却不是控制生产和售非法毒品的泰国强大黑手党。他依然毫无畏缩，逍遥法外。

在开幕式上，他信(Thaksin)首相、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以及以忘忧的地球小姐，都作出强而有力的承诺以抗艾滋病。除此以外，政要和知名人士，也都露出他的笑容。

如今终于到了开幕式性的演时候——他，是艾滋病流行病学有全面看法及影响，并充满激情提倡人道与人性及减少危害人类的艾滋病抗体性毒品使用者活份子，派皖翁(Paisan Suwannawong)。派(Paisan)，如果今天有在场的，我想向致敬。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信(Thaksin)首相，竟然在性的演开始前就率政要人士离席。逐少的听政要人士都离席，就以开幕式已束，所以也随着离席，以至派(Paisan)茫然地留在空的台上。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震撼。随后的几天里就是国艾滋病会与社区领袖之的怒会及国艾滋病会与泰国政府代表的会。我国艾滋病会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派(Paisan)的演排在活的最尾端，然而我也没有料到首相会提早离席。我突然醒悟，要一位泰国首相耐心地聆听一个毒品使用者的演是一件很不恰当的事。在那短短的一星期内，我学到了很多。最后，派(Paisan)仍然有机会在开幕式上演，不，伤害早已深深的烙印在心上了。

从那一次的 ，并 我在 去五年里参与有 毒品、 害 以及 滋病毒的工作，我 人类的内心里 毒品的存在、毒品的使用及毒品使用者深刻着 大的恐惧感。

六次的国 滋病 会会 及 展 的响 打 滋病毒 ，今年年杪我即将 离 国 滋病 会。我想在此分享三个我 付 滋病毒、毒品及 害 的 察。三个 察都与恐惧感有 。

被称之 “他 ”的毒品使用者

我的第一个 是我 如何不断地强 毒品使用者 “他 ”。我 会用一些名 如：“君子”，“毒品使用者”甚至被称 “吸毒者”就好比我 从没有服用 毒品一般。然而 不 曾使用 物以控制我 的情 ，舒 疼痛，甚至是放松我 的肉体与精神？一根 Joint (含 有大麻的香)、安非他命 (Amphetamine)、可卡因 (Cocaine)、 丸、海洛因 (Heroin)。就 美国前三届的 都曾 承 他 服用 以下的物品。如：一品脱的 酒，一杯 酒，一杆威士忌，一支香烟，一杯咖 或茶， 解疼痛的 物，抗抑郁的 物， 定 及安眠 。

我 都是服食毒品的人。我 拒 承 一切都是因 我 担心我 有可能会成 ，或者 被看作是“他 ”的其中一分子。 史上 服用毒品的一直只有人类。我 永 都是服用毒品的人。身 人类，我 努力的 用我 的知 和技 来控制我 周遭的事物和管理 我 的 境。服用、使用毒品的人，不是“他 ”而是他 ， 你和我。在我看来，我 的重点是在于区 适当的使用毒品与吸毒成 或 于附庸毒品。全球毒品政策持 地集中 于物 上的管理的效果是事倍功半的。当然，由毒品引 的的 害才是最 可怕的。有的 候 害是根据 毒品的上 程度而 生的。但多数的危害的 生都是因 取得毒品的方式 (例如在黑暗的小巷或从 店)，使用的方式 (如：当 丸服用，与吸烟并用，吸食或 注射) 以及更重要的是，社会看待与 待毒品使用者的方式及眼光。 大多数与食用毒品

引的可怕危害——犯罪， 滋病毒和其他感染，暴力， 禁，死亡—— 然是由政府所 施的毒品政策所助 的。我 根本不需要火箭科学家来 我 指出由毒品引 的犯罪及 害率是如何急 地增 着，而通 控制和 所有 品的生 与 售来 少犯罪率似乎是一条很漫 的路。如果我 都是食用毒品的人，那么， 我而言最 的 是：“ 什么服用毒品的人会 生使用毒品的 ？”

我 如何 防？

我 如何能 帮助那些面 的人？，我 如何能 将促使人 附庸毒品的社会与 状况改善？吸毒的好 是在是少之又少。我 服用毒品的原因不外是出于好奇心、 了刺激感官、 了快感、 了做得更好或 了管理生理、情感或心 上的痛苦。有些人可能是 了在舞蹈方面有突破、得到更完美的性高潮、更放松自己、逃避、改 或 了 脱生活 甚至是 上的 。至于 什么有些人愿意持 成 毒品的傀儡，可以得知的答案并不明 。尽管有一些薄弱的 据表明，也 是因 ，包括周遭的 境而影响基因的 表 和功能，并演 成我 的弱点，因而投靠毒品。有心理障碍的人比 容易受到毒品的 惑。只要稍微留意到目前全球的心理障碍 程都 向自我痊愈（self-medicated）并刻意地将 民忽略及 化，就会 到 象的 生一点也不稀奇。于如何以及 什么有些人会附庸毒品，而不是所有人，及至于我 如何能 防 毒品的附庸 方面，仍然需要大量的研究。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来指 或 低任何附庸毒品的人。只要我 定 毒品使用者“他 ”，并定 毒品 的根源，我 将被困在我 的 解及 害 与政策之中。

事 恣意的忽 和医 当局 权的

我的第二个 点是 于全球政府 事 恣意的忽 及一些支持 起 的 权 医 人 。

恣意的忽视 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沙 (Methadone) 在俄国仍然被列为非法物品，因此就妨碍了 取opioid(片类药物)使用者而 的替代 法的推行。国 滋病社将 美沙 在俄国和遍及 欧和中 的通行 列 政策的 先目 。整个地区，有3.7百万人民 注射毒品，在俄国的就占有其中的 百万人， 最高世界上最高人均的地方，比全球注射毒品的流 量高四倍。近70%在俄国的HIV感染症与注射毒品有 ，比于全球的30% (非洲撒哈拉沙漠区域以外的国家除外) 数据高出 多。

我 都知道数十年以来的研究 示opioid代替 法能最有效的干涉并 少注射和防止 滋病病毒在opioid的使用群中 染。作 害 全面包裹的一部分，当局提供了教育和建 ， 于交 和注射器的 演、供 避孕套、HIV 断和治 、TB及STI的 断和治 。

但在俄国美沙 依然是非法的，俄国政府主 没有真的 据 明它能防止HIV感染症 或 少注射opioids伴生的危害。 起忽 事 的事件是如此地深刻，而政府甚至胆敢在国 里大胆地 曲事 ，就好像在上个月在 也 的麻醉 品高 委 会会 上 生的 事件 (*high level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 in Vienna*) 。

大胆和恣意的忽视 可能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恐惧感。要 住， 是由于浸泡在恐惧之中 而拒 接受的社会。打个比方 ， 于斯大林(Stalin)数十年的恐怖政权，不 是俄国政府 刻意的忽视 ，就 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尽管上百万的人曾因此而失去踪影，也只有直到 斯大林斯与世 辞的多年后才 止。

无 如何 事 的忽视 不只是限于 生在俄国。就 我的祖国加拿大，一个 重 民主和人权的堡 ，也有被政府 定支持的 性活 忽视 害 的真性。温哥 街 市的曼哈 区多年的研究 力地以科学性 的手法 害 支持，当中包括建 具有

督系的注射站与海洛因 法。 些研究都曾 受 政府的干涉，如无根据地
、把所得税投 于反 害 的 并以文字 低其 、 研究 告的
真 数据，并且干涉重要的 程。

恐惧感主宰着毒品在全球性的 争。否 去十年的国 毒品政策怎能那么大胆地被忽
并失 呈 出事 的真相？ 万美元怎么可能被浪 在 暴力、家暴、 犯罪加油？并
且 如 犯人般 待病患而不是向他 提供他 所需要的治 、 心和尊 ？

恐惧感也 着 用毒品使用者的医生和其他医 人 。特 是，我提到的是 持使用武
力拘留和隔离、 休克 法、 强的强迫毒品使用者参与医 以及各 我 称之
“酷刑”的活 。 行 些 貌似“毒品治 ”的医生不 恣意地忽 事 ，他 也 犯了
人权及身 医生的誓 。无可否 ，从事与HIV相 工作的 医 保健与研究，国
滋 会（IAS）痛恨并且 些不道德和无人道的行 。

恐惧感滋 着 事 的忽 。我曾 在那些声称 HIV 不会 致 滋病和忽 抗反 病毒
(antiretroviral) 的 作能控制 HIV 事 的人生上 个 点。

恐惧感有能力 使我 忽 事 的真相。

害 与反毒 到共 的必要性

我的第三和最后的 点是 于我 提倡 害 及反毒品 的不 手法。我最近拜
了由INSITE 在温哥 街市曼哈 区 督的注射站。那 是下午，正好是都市最繁忙的
刻。在 外列 等待的 有十五人，他 都不耐 地等待着 入一 受 督的小房里
接受注射的机会。我与其中的几人聊了起来。他 都是不快 的人。他 有的很瘦、
不良、身上有瘀 与 痕、披着破 的衣裳、害怕、不 地抽搐及一 望。当中的一
些人，像是抱有一 光芒、希望但却很微弱。依我看，他 正迈向着一条荒凉的路。也

只有上 才明白他 的想法。投靠受 督的注射站的只是少数的一群，而在胡同里共用筒的却是不 其数。无家可 和 ，几乎足以摧残的他 的生活，而 都是随使用毒品伴生的危害和加拿大健康和社会系 的失 所造成的。 就是受 督的注射站的 ，而 害 意的起点却被抛入忽 的海里。若要成功地 小 害 与反毒品 之 的差距，我 不能以 腆的 度面 毒品 个体、家庭、社区和人类所引 的恐怖 。就因 曾 毒品所引 的重危害，所以支持反毒 的人才会更 地响 。放 及无偏 地 些 将会是我 分享共同 言的起点。如果我 不能 些群 提供援助并 到一个共 ，那么我 的努力将永 无法克服他 的恐惧。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 必 将内心里的恐惧感（即使承 与 于公 地 使用毒品的短 有可能会薄弱 害 的 性）克服。如果我 放任我 与反毒 之 的裂口，那么我 将必 打一 无益的延 。我 究不是“毒品 者”，我 没有“鼓励人 使用毒品”， 了有所成果，我 必需常常抱着 及 情的心 一 地展 。

明年，2010年的七月国 滋病会 将在奥地利的 也 行。 不会是近期那 在 也 的 怒会 的重演。 会 将把焦点聚在毒品注射的用途与人权上。除此之外， 会 特 着重于 欧和中 ，并利用在它的 史角色来扮演 部与西部之 的一座 梁。我 一起努力以保 2010年的 也 能 抗在2009年 也 的麻醉 品高 委 会会 所 蔓生的恐惧。

毒品使用者 ， 我 掘入自己的心 去面 我 使用的毒品的恐惧、它的用意、我 如何 它的好奇、 它所 来的快感和 了使自己 步而依 的毒品。 我 仔 的冥想 我 如何能 防或 少我 可能会 自己、家人、社会及公 来的 害。 我 停止 滋病毒感染症在毒品使用者与接受毒品治 的人中蔓延， 那些与 滋病毒共生的人

予心并且支持。我迈向一个公共生与人权都得以得到共的世界。我
造一个皆是公正与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奋斗。

最后，我持那些没到迈克尔卡扎赤晋 (Michel Kazatchkine) 在星期所表
的“史的真相？”的人找到共。我充情与地与我匿名的人，指引
他方向，并且助他克服自身的恐惧。正如人与人权尔得者昂山素姬 (Aung
San Suu Kyi) 的：

“恐惧不是文明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